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一

經濟編

禮曹類

郊

經典又古
可說不朽

臣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犧
五代、本配五郊、所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
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
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
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
文皇帝降配五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

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管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爲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玄注。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祫配祀。良爲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

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若敘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代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令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尊敬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

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
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
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
足援據。又檢武惠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
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
祖專配感帝此卽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崇
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構有周建絕代之
丕業啓祖汾晉創歷聖之洪緒德邁發生道符立極
又代祖元皇帝潛鱗輶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
肇光宅之垂祿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

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改
舊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眷有炎漢高帝
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
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
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而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
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
作主斯乃二祖德業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
遠協孝經近申詔意

唐長孫無忌太宗皇帝配天議

冬至圓丘祭中最大皇后內主禮甚尊崇若合郊天
助祭則當具著禮典今遍檢禮經無此儀制蓋由祭

天南郊不以地配惟將始祖爲主不以祖妣配天故
惟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內司服掌王后六
服無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后之五輅亦無后祭
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參之故知后
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王后
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強臣擅朝悖亂彝倫躡神

詔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

諸元量皇后不
合祭南郊議

宋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是歲
帝謂輔臣曰今年欲以季秋行大享明堂之禮夫明
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

殿也其以大慶殿爲明堂仍詔有司詳定儀注於是
 新作禮神王製樂八曲九月朝享景靈宮又享太廟
 乃大享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儀如圜丘
 大赦百官皆進秩。

漢元始中奸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
 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饋禮之失自
 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
 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
 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闕一時之舉也
 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

陳襄
 前此

封禪

梁高祖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爲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舜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嶽若爲封禪何其數也秦始皇嘗封太山孫皓嘗遣兼司空董朝至陽羨封禪國山皆非盛德之事不足爲法然則封禪之禮皆道聽所說失其本文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

旨於下也。后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高祖嘉納之。

魏徵獨以爲不可。太宗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爲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萑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裏，示

之以虛弱也。况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

孫奭論天書

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有曰陛下纔肆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十征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饗之乎。又曰。今之姦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卑辭厚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糜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惜也。時羣臣爭奏祥瑞。奭復上言。方今野鵬山鹿。并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

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陛下何爲而不思也。

宗廟

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况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

大典獨私於周公平。

高郵 晉議

魯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有司曰。

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冑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踰也。曾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天札也。曰未可知也。若血

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既其葬也
焚烟徹于上

楚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
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諸侯
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
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
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
禘不過鬴栗栗丞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
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
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

尤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
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酥聲以聽之以告徧
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
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
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
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
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
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
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
舍時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

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
龍虢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含羣神頻行國於
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
犧牲敬其粢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禮其酒醴帥其
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
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
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妍其讒慝合其嘉好
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
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
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

夫人必自春其盛况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明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爲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

讀此數語
直與家典
彌

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
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
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
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
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
下通闢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
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欲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亡罪
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旣不
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

將可不遷

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

漢景帝立孝文廟樂舞詔

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名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氏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

宣帝議孝武廟樂詔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

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
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搃
動然羣臣黎庶靡不一意北面。歸心猶謙辭固讓而
后卽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
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
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
皇帝後。于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

正禮義

元帝議
廟禮節

蓋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
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

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祖宗之福，四方同軌，蠻
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
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
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罷。

廟
詔

春秋之義，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僕之家。
王不祭于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

修。臣請勿復修。

韋玄成罷
郡國朝議

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
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

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
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
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
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
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
尉掠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
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
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
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
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

泉張掖以鬲媯羌裂匈奴之右臂單十孤特遠遁于
幕北四隣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
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
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
色立天下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
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
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太業
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
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七者
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

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
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
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
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
之則不可謂無功德

劉歆毀廟議

哀帝時冷褒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
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
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共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
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言師丹議獨
以聖王制禮取法于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

古今世此
疏最補
明透切

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
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
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爲號者
毋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
后並非所以明尊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蓋已
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
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
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
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
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

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六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
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于京
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
泰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
厚共皇也

董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此載藉
之明文古今之通稱皇唐稽考前範詳探列辟崇建
宗靈式遵斯典但以開基之主受命之君王迹有淺
深太祖有遠近湯武祚基稷尚太祖代遠出乎昭穆
之上故七廟可存若夏繼唐虞功非由絲漢除秦項

力不因堯。及魏晉經國。周隋撥亂。皆勛隆近代。祖業非遠。受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肇立宗枋。罕聞別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備。更于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皇家千齡。啓旦四葉。重光景皇帝。濟德基。唐代數猶近。號雖稱于太祖。親尚列于昭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劉承慶議宋英宗詔議濮王典禮。知諫院司馬光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

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漢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祭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傍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

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甚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爲宜稱。於是珪卽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按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

三年爲朞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之士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義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嘗公

亮趙槃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
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
號耳至於立廟京師于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
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卽下詔也旣而皇太后手
詔中書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
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卽立園廟以王子宗樸爲濮
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追
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
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劾誥家居待罪帝命閤門以
誥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

兼官爲樂

以去就詩
大禮明主
奇與忠言

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廝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瞻傅堯俞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卽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卽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詰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旣出濮議亦寢程頤曰

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僕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大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矣。

祭祀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

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策

臣尋史漢舊制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其文唯說爲祀而不載儀注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遙拜不詣壇所其餘群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圓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群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非常式

晉袁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親親虔肅異以免咎災太常

集賢士草其
江道疏

亦非

鄭玄注先
師於非是

按新禮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又準貞觀二十一
年詔以孔子爲先聖更添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顏
回俱配尼父於太學並爲先師今據未徵令改用周
公爲先聖遂黜孔子爲先師顏回丘明並爲從祀謹
按禮記云凡學春宮釋奠於其先師鄭玄注云官謂
詩書禮義之官也先師者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
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師者又禮記云始立
學釋奠於先聖鄭玄注云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爲定
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卽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

取舍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周公宣公迭爲先聖。求其節文。遞爲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配康成之奧說。正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先儒。未垂制於後昆。革往代之訛謬。

晉長孫無忌先代帝王及先聖

先師

楚昭王疾卜曰。河爲祟。其大夫請禱之。王曰。余雖不德。河非獲罪。言非其地故也。遂不祭。孔子美之曰。楚子其知大道乎。

宋鄭襄原祭說

籍田

周宣王卽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

殊異之文
不可不讀

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
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
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
者太史順時覘土陽瘴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
月底於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人
至於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膏
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
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禘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
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
農用先時五日警告有協風至王卽齊宮百官御事

各卽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爨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飲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師音官以省風土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壘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

求利於官
則農無功

之宗伯九之。王則大猷，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鏹，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于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利于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明堂月令

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

樂和事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
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
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
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
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
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
命。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
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漢魏相明
堂月令疏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嗣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
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

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廟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者具焉官司備焉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所自學也禮記傳保篇曰帝入東學上一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

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
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
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
闈見九侯反問子相日側居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
出北闈視帝節猷爾視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
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春
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
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督
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叅詳發明爲
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

乃分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聖先師焉始之養也適
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
之於養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旄
皆習於東序凡祭養老乞言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
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學皆在東序
之堂也

蔡邕上明堂
月令論

謹按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
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
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

於園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爲詳備。虞夏則還顛項而郊饗。殷人則舍契而取冥去取既差。前後乖次。則禮之序莫尚於周。禘饗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始兼以兩配。成王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爲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笈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父。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爲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

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薦獻蘋蘩。禮虧于數。此神無二主之道。禮宗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遵專配。顯配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爲美。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園丘。方丘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德邁九皇。功開萬寓。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類。竊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沈伯儀議

臣等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唯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吉。

朔日也。此卽玉藻之聽朔矣。今歲首元旦于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北。則聽朔之事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云。玉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適用。按鄭所謂告其帝者。卽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卽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于人。列在祀典。庶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謹檢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

北天子
告朔

爲代無明堂故無其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
顯慶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于明堂卽孝經宗祀
文王于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饗祭何爲告朔
獨闕其文旣無其禮不可習非望請停每歲一月告
朔之祭其文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
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之義也

闕仁
護明

堂告
朔議

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其制遂闕武帝封
禪始建明堂於太山旣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
事至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

雍爲禘祫祭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子子第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未喪亂尚得其禮爰至後漢祀典仍存明帝郊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移記載烟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晉末戎馬生郊禮樂衣冠掃地總盡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元帝過江是稱狼狽禮樂制度南遷益寡彝典殘闕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定旣闕明堂寧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爲禮樂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摭摭前儒因循故事

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只抄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爲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王力慶議禮官狀云：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按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以告朔，是知他月天子告朔矣。又按左氏傳：以魯侯不告朔爲棄時政也，則諸侯雖閏月亦告朔矣。又按周禮太史職：頒告朔于邦國之中。禮記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下，皆有閏月居門之事，是天子亦以閏月告朔矣。非是天子不告而諸侯亦告也。

張齊賢議

英仁宗七
平實事

伏見明堂大禮已在散齋恭惟仁宗皇帝若稽古典
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堂之禮先詔有司乘
輿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撰樂曲舞名服靴袍
御崇政殿閱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靴袍親
書明堂及明堂之門二榜將近祀日霖雨不止仁宗
禁中齋禱極於恭虔應禱開霽天日清潤風和氣協
祀前之久卽罷警嚴仁宗每請神座行禮畢鞠躬却
行須盡稱位方改步移嚮以示肅恭之至又今侍臣
徧諭獻官及進幣徹俎豆悉安徐謹嚴無怠遽失恭
質明禮畢比之他時行禮加數刻之緩御樓宣赦畢

降詔中書門下，止絕請託，應內降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不得施行。仁宗欽崇禋祀，布昭明德，傳之萬世，未略如此。

宋范祖禹
明堂議

會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旣鎮其甍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

卒於怨讐。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而汾河洩澮以爲淵。戎翟之民實環之。注是土也。苟違其道。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修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爲淮之會。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華明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

凡不量力
皆是故此
事甚大

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
產爭承曰晉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
也甲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
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修
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
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
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
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

晉定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

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于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旣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

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厲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瘕。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郟。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

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東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詬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詬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

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爨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鼫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

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彛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綉棨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

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康叔以大路，密
須之鼓鬲，華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
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
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
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憇聞王室，王於是乎
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
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
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
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
司空，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

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燕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鄠宮之朝，穆有塗山之

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叔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

盟

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寗濮。曰：天禍衛國。

居者有行
其謂降心

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

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
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
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筍莢者衛人
使屠伯饋叔向羨。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携貳。
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
請之。叔向受羨。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
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
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
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
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

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聞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

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旒。壬申，復旒之。諸侯畏之。

聘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

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訊。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殺烝。原公相禮。蒞于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

戚宴享則有殺烝。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脩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于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僥。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蘇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中。羃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

容合好胡有子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倦，時宴不寔，月會旬修，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享，酥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爲晉法。

專對

晉襄公使厚成叔吊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

所謂天誅
其來

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
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
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
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
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
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
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毋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
外能無歸乎

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
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

有所經也

八編卷第十一
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爲詞令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
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造野使謀可否而告馮
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爲之辭今成乃受子太叔行之
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
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旣聘將
以衆送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
容從者請墀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
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
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

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周敬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

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晉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毋第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蕤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構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邾郟則

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克
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威
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
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顛，王亦克能修其
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
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顛，王甚神聖，無惡於
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
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
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
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

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殺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黻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管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開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
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
唯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
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若我往晉
必患我誰爲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旣言之矣敢逃難
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
信之要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弃魯侯信抑
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
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幣賦踣歧畢行無有
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離俞與邾鄆勝擊齊之左倚止

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晉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弃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弃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爲勉矣若以蠻夷之故弃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伐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

其君又
其民

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
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善
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
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
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
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
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晉者越國
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王趾以心孤勾踐而又
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
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

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陲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勾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爲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輶筆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勾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眩姓於王官一介嫡男奉檠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搯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旣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不恤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不和妙

辭命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
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
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
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
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
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
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
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
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

侯饋七年焉

晉師從齊師入自兵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
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
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
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
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
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
匱末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
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

也。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之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晉人微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携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蟠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

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澳梁之明年子矯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酏與執燔焉。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蔣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至圖之。

魯襄公夢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

以大義
之

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閥。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官

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
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埴館宮室。諸侯
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
脂轄。隸人牧圉。各贍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
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
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苗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
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
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
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
何所命之。雖君之有曾喪。亦做邑之憂也。若獲薦幣。

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魯哀公會吳于郟。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

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弃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旣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纓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二

經濟編

禮曹類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

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說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

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劉向奉使篇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悅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

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趙王遣使者至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

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預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漢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辨士居左右嘗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陀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陀椎結箕踞

尉陀人觀戚見第墳墓

有不蹶然
起者

其言有高
屋建瓴之

在真定今足下棄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
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
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爲
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
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
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
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
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宜郊迎北面稱臣
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聞之掘燒君
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

孰與皇帝
賢他謬語
所謂殊失
經義也

則殺王以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尉陀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踦躡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于漢王？尉陀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

鄭能死事
亦能成事

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
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
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大中大夫

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爲屈單于圍守
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
隨衆還京師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抄不息明帝議
遣使報其使者復遣衆往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
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
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旄裘獨拜如今匈奴遂能服臣
將有損大漢之彊明帝不聽衆旣行在路連上書因

人續集卷之十一

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其後明帝見匈奴來者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爲軍司馬

不死必矣

穆宗遣韓愈慰軍朱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等而庭湊不解深州之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歾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

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有○激○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卽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

唐主復以孫晟爲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入見。稱自天祐以來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革

異代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天命有歸聲教遠被願奉正朔謹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晟若辭之則負先帝旣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爲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培土餘無所知孫晟等至上所世宗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示劉仁瞻且招諭之仁瞻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瞻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周世宗聞之甚怒晟曰臣爲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

邪世宗乃釋之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周世宗不之信唐主聞之以蠟書遺重進誘以厚利其書皆謗毀及反間之語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世宗至大梁世宗待之甚厚每朝會班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王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世宗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不對世宗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

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戾神。色怡然。索靴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世宗憐戾忠節。悔殺之。

西上閣門使曹彬使于吳越。賜吳越王弘俶騎軍銅甲二百步軍甲五千及它兵器。彬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世宗曰。卿之奉使者。乞句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今北虜彊抗中夏若古之大敵國聘問歲至日窺吾
國家之隙暴侮甚矣朝廷比遣使介初不擇人頗無
辨對之材可使張明中國之威信以警伏戎虜之心
者苟欲以戎人幣賜寵之故所遣使人不復有稱於
絕域者徒侈縵車服整飾騶旅以夸視於夷落細禮
曲謹悉受訓策屈膝虜庭拜望跪起少不敢輒異還
上語記一辭不中繩度則按以重罪遽削黜矣雖復
間選左右名德方重之臣然皆束於儀矩屈鬱憤結
俯仰上下雖有勁辭直氣奇謀博辯刀筆在後蓄不
得發其毅然欲存國大體者法吏反以爲生事而左

洪史世生
事干戎狄
故昧心傷
之

八續類纂

卷六十二

遷之故。妄庸之臣，苟欲畢事，低首下視，暗不敢高吐
氣，甚者或發狂疾，以自免。或對館人醉舞跳踉笑呼
妄諾，重爲黥虜之所姍笑。彼戎王方驕，吾以繁禮妄
說之，未足怪也。至於鬚首之胡館，勞王人者，亦復狂
誕晨夜，皆邀枉王人，屢省而寒，仰自便，甚可怪也。夫
以堂堂中國，而一介之使如此折辱，天威墮損，國命
臣切羞之。晉漢鄭衆不忍持大漢節，對毳裘獨拜，而
拔刀自誓。唐商侑堅立不動，責可汗之失禮。李景略
以氣制梅祿，坐受其拜。近者晉天福中，王權猶曰：「義
不能稽顙於穹廬之長，而違詔得罪，欣然就貶。」故太

節之士。直躬狗義者。非私一身。而以尊主上重國家也。今陛下待虜過厚。責使者之法太密。故不復有儻偉節之士。立威名於戎虜。而使虜知中國之多賢也。而使者亦復氣息奄然。不自振起。唯戎人之所慢視而蹉俟之。臣聞古之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者。專之可也。又曰受命不受辭。何則。機事之會。間不容一息。樽俎之間。折衝萬里。豈復拘以應對之細。失容貌之苛謹哉。陛下宜與大臣預擇廷臣。辯論通古今剛直有威望者。俾使北庭。使一言足以雄中國之威。奪彊胡之氣。警脫禍福。以厭抑貪狼之心。其

八
八
舉動言辭小不合者。無法以繩之。非有大過。類可潤略。使得馳騁辯博。應變不窮。則專對造命之士出矣。

宋孫洙

擇使策

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卽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高宗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旣而忠建責事以臣禮以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

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澗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借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閣門見圖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邁皓季子也

貢獻

順帝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

不御而桂陽太守文馨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爲不宜受太宗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况二女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

高宗時金紫光祿大夫劉祥道夢子齊賢嗣齊賢爲人方正高宗甚重之爲晉州司馬將軍史興宗嘗從上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鷄劉齊賢今爲司馬請使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鷄者邪卿何以此待之。

明皇車駕發泰山幸孔子宅致祭還至宋州宴從官

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酒酣明皇謂張說曰縣者屢
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
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餽牽之外一無它獻
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
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
告成朕常寘之坐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勞人
以市恩直良吏矣顧謂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
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宰
臣帥群臣起賀樓上皆稱萬歲由是以丘爲尚書左
丞沔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定州刺史

明皇御五鳳樓醮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名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薦。明皇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

德宗時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德宗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德宗悅。從之。正己大慙。

書風知此
聖好異也

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競爲貢獻貢獻多者則悅之武將姦吏緣此侵漁下民德宗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匹德宗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憲宗問絳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况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

踵此弊也。憲宗嘉其直，益重之。

國子祭酒孔戣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蚶蛤淡菜水陸遞，夫勞費幾。奏疏罷之。嶺南節度使崔詠薨，宰相奏擬代詠者數人，憲宗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淡菜者爲誰，可求其人與之。以戣爲嶺南節度使。

宣宗時，右補闕內供奉張潛上疏，以爲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爲課績。朝廷亦因而甄獎，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歛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頭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

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
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
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宣宗嘉納之。

後周歸德節度使常思入朝。徙平盧節度使。將行。奏
曰。臣在宋州舉絲囚萬餘兩。在民間謹以上進。請徵
之。太祖額之。敕勝宋州。凡常思所舉。絲悉蠲之。已輸
者。復歸之。思亦無怍色。

金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
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
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

獻即加接劫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

禮

哀姜至魯莊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

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魯太國之盟。凌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爲獨不樂此。

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麋。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之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酒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
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常
之室無輿剽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
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卽上下
踳逆父子悖亂而况其大者乎禮者臣下所以承其
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圃
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二
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
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
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厚志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

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以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於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設不還，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後貴者始羞。殺膳下淡，而樂人始奏。觴不下。獮，若不賞羞，殺不下淡，上不舉樂。故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群臣附，官無蒞藏，臠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禮國有饑人，人主不殮，國有凍人，人

主不裘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屏謝徹于侯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大福也。賈誼禮篇

敬

曰。季使舍于箕野。箕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箕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當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是故舜之刑也。殛。蘇其舉也。興禹。今君之

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爲下軍大夫。

臧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燔，戎有受賑，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情弃其命矣，其不反乎？

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

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晉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魯，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爲。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

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敬慎

威儀

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其狀脹然。不儼若失。其一傲小物。而志屬於大。似無勇而未可恐。狠勢固橫。敢而不可辱。害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飾物甚高。而細利弗賴。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弗揭。德行尊理。而羞同巧衛。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

呂覽士容篇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

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管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况于游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沫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詐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詐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

名諱

魯桓公子同生以犬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
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于申繻
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
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于物爲假取于父爲類
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
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
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
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

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謚

石階藉門蔭，屢登崇顯。摠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內外僉議，皆曰與能。當淮淝之捷，勲拯危墜。雖皇威遐振，狡寇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塞素餐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

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厲身。
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于遠近。怨毒結于衆心。
不可謂愛人。工徒勞于土木。思慮殫于機巧。統精盡
于婢妾。財用糜于絲枲。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
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重乎
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于約已。自頃風
軌陵遲。奢僭無度。廉耻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
原本以絕其流。漢文襲弋絺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
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
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危。亡貶其惡。則四維

必張禮義行矣。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

墨。宜謚曰襄墨公。

范弘之衛將軍謝石謚義

魏南陽公鄭義與李冲婚姻。冲引為中書令。出為西

兗州刺史。在州貪鄙。文明太后為魏主納其女為嬪

徵為祕書監。及卒尚書奏謚曰宜。詔曰蓋棺定謚。激

揚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繆。醜賈充有勞。直士

謂之荒。公義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

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

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章濬上書以為賞罰所不加

此文墨亦過其實

者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
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
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尋使宿衛不
守其爲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雨泣謂供奉官曰
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謚爲節愍
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
之爲太子不敢一過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
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
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必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
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

証確

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于江充之讒。發憤殺充。雖與兵交戰。非圍逼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爲天子。始得改葬。猶謚曰戾。况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痺惡也。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爲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爲雪。亦所未安。睿宗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爲制命已行。不爲追改。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

冠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膏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寔於祖廟曰今日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喪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

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
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
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
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
之人作詩。自傷曰。餅之罄矣。惟嚙之耻。言已不得終
竟。子道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
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
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
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彫損。
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

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

陳忠
大臣

行三年
喪疏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兼茂。不忝前烈。雅度精誠。其儔蓋寡。祐甫嘗年嘗爲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狎焉。大曆七年。余寓滁。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余以所著喪朋

友議。余美其重禮義，有古之遺範。瞻望德門，軌躅無替，亦感恩者之所慰幸也。公理又念余曰：政自從事於文，舅氏未嘗以一言見誨，豈所望哉？蓋示今議之利病，倚歟。公理年未四十，班在赤墀，簪筆持簡，爲王近臣，頃又佐廉問，董淮海之部，名遂矣，權厚矣，固當緩步澗視，光車美服，爲貴爲達而已矣。乃不遺我謏，狹不略我衰憊，念嗟膚之戚，收門吏之舊，周爰諮詢，以斷道見待，吾亦何有？但美子之求益不倦，雖一勺而進，可以浸天壤，一拳之多，可以鎮方域，況其渺瀰，旣廣，斯萃已峻，增之廓之於成名乎？必矣。皇甫氏有

子哉。因覽斯議，忽憶永泰中，於穆鄂州寧會客席，與故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宴。適值有發遠書者，知鄭彬州，吳知麗，敏州濟，或以疾而歿，或遇戕於盜。韋氏出涕，茫然而言曰：「二刺史之晉之交友也。於是歛七箸，離筵席，因歸於所次而哭三日。人來弔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徒感容而已。又間歲，祐甫佐江南西道，連帥魏尚書時屬幕中之叅佐，有加官者，聚合藥餌，卜日爲宴。宴前行，人至，知團練副使考功邢郎中，宇捐館於荆南，邢與魏鄉國接近，且邢郎中則諸魏之出於尚書爲內外昆弟，適受朝命爲尚書，倅僕感。

杜黃規平公之事將入言於府主請罷宴若不可則請徹樂卒事而同列之士惡我者唾鄙之詞充物於聽謂我樵夫農叟之智也好我者頰感而相誨曰慎無以方枘施圓鑿自取辱焉諄諄如不能已僕懦夫也因是而自悔及其宴也太庖具酒車傾鄭衛之女列於賓席之末俳優侏儒設於公堂之下晝日不足繼之以燭使夫膳夫歛來酌曰曠飲斯必當見輿曳之無筭又焉得終其詞哉使我不言適其宜也今者追想韋湖南猶孔門之訓其他則吾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理示之議當矣又何以規議既成客或謂祐

甫曰韋湖南魏江西二觀察頗嘗知其風味公直簡諒則魏先之飾情強仁韋之志也今吾子之論無乃剝魏而附韋乎且子魏之上介也論議不隱恐非春秋內魯故采之義盍辨焉祐甫應之曰噫寧以他規我是論也吾復之熟之有日矣韋湖南之晉飾情強仁誠如來議禮不云乎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子張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韋氏之喪朋友縱不由衷亦與夫二者之義合矣吾雖欲不與其可得哉至於故府公魏尚書公直簡諒清身敬職郡人戴於下朝聽滿於上狼籍甚盛豈造次之

所盡哉。但於邢副使之喪，若忍悲而就宴，可謂哀樂失其節。乃左氏傳所載樂祔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歿乎？及子招樂憂謂也。若情不至焉，率而爲宴，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吾之所論者，因皇甫公理所著喪朋友議，故縱言及之，非敢定二觀察之褒貶。湖南吾取節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爲魏公使介，今茲著論異於春秋隱魯故宋者，茲又近而非中也。僕射雖不腆中臺之劇曹郎，且兼柱下史，有名於著定矣。受命爲尚書介，彌縫潤色之職，事安可見責以敬故君之祀。

嗚呼。晉悼公。魏絳之君也。絳戮悼公之弟。韓厥趙宣之所任也。厥戮宣子之僕及其終也。悼公謝魏絳曰。無重寡人之過。宣子曰。可賀我矣。而絳厥無罪焉。豈當不懷重公平世論議之與刑罰當豈異哉。子何見過深也。嗚呼。天下有至公。有至當。知賢而舉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處之。至當也。各守其分。復何尤哉。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爲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

情語一可
語可

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昔公歿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履霜也。常積憤懣。因而書之。

在祐甫廣
喪朋友議

理宗時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自聞史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典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出。史憾之。帝亦不聽。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

擇哉諸生
可哉范刻

陸將士心以厚貨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私黨
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
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
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不天徘徊牽引彌縫貴戚
買囑貂璫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
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大臣佐天子以孝治
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以
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之具瞻
之位乎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
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

亦不報時范鍾劉伯正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調皆
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籌盡削游士之籍